

北漢江兩岸

楓 亞 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5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以朝鮮戰場第五次反擊戰為背景，着重描寫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的一個戰鬥小組的活動。作為本書主要人物的三個戰士，他們轉戰在北漢江兩岸，克服了種種困難，忍受了種種艱苦，出色地完成了上級交給他們的任務。

北 漢 江 兩 岸

著 者	楓	亞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	
	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	
印 刷 者	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	
	(上海香港路一一七號)	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	

字號 (753) [11 11 116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61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3/8
1955 年 2 月上海第 1 版——第 1 次印刷 1—27100 冊
定價 3,300 元

一九五一年春末夏初，朝鮮戰場上，我軍發起了第五次戰役。

北漢江西岸的志願軍參戰部隊，在四月二十一日之夜裏，不碰路標，不打電筒，不大聲說話，不吸煙，沿着兩山之間的公路，三路縱隊向南疾進。東方放亮時，我軍前沿陣地後面幾公里的公路上，除留下幾萬雙腳印，什麼也不見了。人馬全都隱沒在兩旁的深山密林裏。我軍這種神祕的行動，連成夜打轉的美國夜航機也鬧不清究竟是怎麼回事。

這天夜裏急行軍，七班戰士王進山、馬友富頂了一次嘴，幸虧叫組長陳中全擋住了，要不然鬧出問題不可。

綽號叫『煙鬼』的王進山，行軍到半路，喉嚨口像有小蟲子在咬，腿子邁不大開，嘴裏光嚙口水。走了一氣，恰巧路旁有一間房子，被敵機炸着了火，他趕忙掏出發前捲好的煙捲，離開了隊伍，湊在火星子上，吸着了，然後三腳兩步地攆了上來。他的戰地吸煙的動作是很熟練的，不吸時把煙藏在袖筒裏，吸時用兩隻手將煙頭捂住，使人看不到一點火光。可是，他

這種巧妙的動作，却叫跟在他背後的新戰士馬友富看穿了。馬友富像上級指責下級似的責問道：

『王進山，你怎麼又犯紀律啦？』

這句話出在組長嘴裏還能聽聽，出在馬友富嘴裏王進山根本聽不進去，他骨骨楞楞地說：

『小鬼，我犯什麼紀律？你隨隨便便扣人家大帽子，你這頂帽子底下沒有人！』

『你爲什麼吸煙？』馬友富一針見血地說。

『你見誰吸煙？』王進山把燃着的煙頭緊藏在袖裏，反問道。

『你沒吸，你嘴裏吐的是什麼？袖筒裏藏的是什麼？』

王進山見抵賴不了，就索性理直氣壯地說：

『我嘴裏吐的是煙，我袖筒裏藏的是煙！你有什麼意見？只要我不漏火光，小鬼，你抓不住我小辮子。』

『晚上行軍不准吸煙，這是高營長講的，你能不聽嗎？』馬友富毫不退讓地說。

王進山自知理短，但不肯承認自己不是，索性放開喇叭嗓門衝着說：

『小鬼，我志願軍飯也比你多吃幾碗，好歹和美國鬼子幹過幾下子，什麼不比你懂得多

些？你才來班裏幾天，啊？」

這下驚動了前後左右的同志，都來勸阻說：

『嚷什麼，有意見以後提嘛！』

馬友富和王進山還要往下頂，陳中全回過頭來叫住馬友富：

『小馬，不准你多嘴！』

『組長，王進山他偷着吸煙。』馬友富受屈地說。

『快把煙摀熄！』陳中全又對王進山說。

王進山還想咕嚕幾句，可是叫陳中全一嘴堵了回去，只得不聲不響地把煙扔在路旁的小溪裏，肚子氣得差一點要炸。

這次頂嘴，就這樣結束了。

說起王進山、馬友富頂嘴的原因，話就長啦。

王進山這個人，苦出身，從小死了父母，一人流落在成都鄉下，要過飯，拉過車，攬過工，賣過壯丁，幫廚大司當過小夥計，替別人撐過船，直到一九四九年成都解放才結束了流浪生活。長期的流浪生活，培養了他反抗舊社會的意志和強悍的脾性，但也養成了散漫的習慣。因此，初到隊伍上，一方面是作戰勇敢，不怕吃苦，工作下苦勁幹；一方面是過不慣集體生活，

三天兩頭要犯紀律。馬友富這個人呢，年紀小，很機靈，解放前也是過着寒儉的生活，幫地主當過三四年豬倌，解放後家裏分了三垧地，才回家扛半拉子活。後來，屯裏的孩子們舉他當兒童團長，他領導了一幫孩子幫烈軍屬扛活，向地主作鬥爭。孩子們一有錯兒，他就要規規正正地指出來，即使民兵、婦女們有不是的地方，他也敢不客氣地提出批評。到了隊伍上，看到王進山的散漫勁兒，自然也就看不下去。而王進山呢，是個吃軟不吃硬的人，又覺得馬友富是個新兵，是個『小鬼』，怎麼能管他！因此這兩個人，三碰兩碰就衝撞起來。陳中全爲這件事和班長周厚民研究過，在黨小組會上也討論過，討論的結果是，王進山的散漫性一定要改造，馬友富積極向散漫行爲作鬥爭的精神應受到支持，但要教育馬友富應抱『與人爲善』的態度，並要注意方式。

拂曉，隊伍進了山溝，隱蔽待命。陳中全沒解下背包，就替兩個組員找了個適當的位置，鋪了層乾樹葉，轉頭招呼着他倆。可是王進山已經躺在對面的樹窩裏，吸着黃煙，氣虎虎地說：

『我自己找好啦。』

陳中全嚴厲地說：

『王進山，回來！』

王進山見組長當着馬友富的面，說得這樣硬梆，自尊心的確受到了很大的打擊，他真想不動彈了，但是想到學習過的『紀律』兩個字，也就脚不由他地走了回來。

天亮後，儘管南山上爆炸着敵人的砲彈，走累了戰士們還是睡得甜。咕嚕嚕的鼾聲，此起彼落，像幾百個鐵匠同時在拉風箱。只有陳中全小組三個人翻來覆去睡不着。陳中全爲兩個組員的團結不好而擔憂，睡不着。王進山爲連挨批評，肚子裏憋了氣，脹得睡不着。馬友富聽着砲聲，緊張得睡不着。

四架F—8S式噴氣戰鬥機低空飛過，幾梭子機槍掃在山頂上。馬友富仰着睡不是，側着睡也不是，悄悄地坐了起來，扒開樹枝，露出一雙格溜溜的眼，望着敵機的影子。王進山翻了個身，倚在石壁上，掏出一張廢報紙，捲了支筷子長的黃煙，吱吱地吸着，不望馬友富一眼。陳中全見兩個組員都睡不着，便輕聲而略帶親切地說：

『你倆怎不睡？今晚要担任戰鬥任務呢！』

馬友富放開樹枝，回轉頭來，望望組長的失去門牙的嘴，孩子氣地說：

『組長，石頭墊得我腰幹發痛，螞蟻在身上來回亂爬，說啥也睡不穩。』

王進山不像馬友富那麼拐彎抹角，直來直去地說：

『我是不累。』

陳中全看穿了他倆的心眼，坐起來，平平和和地說：

「俺看俺們這個組，思想上長了毛，不割了它，怕完不成任務。你倆對俺有意見，只管提。」

王進山的脾氣，素來是「巷子裏拔木頭」，可是今天他却直不了。他只覺得自己憋的氣只能憋在自己肚子裏，拿出來沒個正確的，因此他背着組長，只管抽煙。

馬友富過去的想法是很簡單的。他反正一切靠組長，不靠王進山，有了組長，什麼也不怕。可是，現在他覺得這種想法不全對，抬腳動手、睜眼閉眼，沒有一刻鐘不和王進山在一起，相互間老是鼓鼓着臉，不答答腔，真是憋得慌。因此，他也想和王進山換換意見，改變這種不愉快的僵局。他挪動着身子，往陳中全跟前靠靠，等待王進山發言。他是打定主意，讓王進山先說，倒看他說些什麼。

陳中全等了老大一會兒，就催王進山說，王進山彈彈煙灰，不開口，再催馬友富說，馬友富看了一眼王進山的黑長臉，說：

「一時想不出來。」

三個人一時像三尊泥塑木雕的菩薩，坐着不吭一聲，只是發呆地望着地上的乾樹葉子。陳中全呆了一會，見他倆都不說，就穿上鞋，對馬友富說：

『小馬，俺倆洗洗腳去！』

馬友富知道組長要和他個別談話，就拿了塊毛巾，跟着組長走到山泉旁站下了。陳中全把鞋一脫，褲筒子一捲，站在水裏的石板上，讓流泉沖涮着腳面。馬友富邊脫鞋邊問着：

『組長，水冰不冰人？』

陳中全搓着脖子說：

『你看高山上的雪都化完了，還冷啥！快下來，涼快得了不得！』

馬友富學着組長的樣子，也在水裏找了塊石頭站着。

陳中全直起腰幹，看看山，望望水，若有所思地說：

『小馬，朝鮮這地方，同俺家鄉的沂蒙山差不大離，沂蒙山就是比朝鮮的山少幾棵樹。朝鮮人民也像俺們家鄉的老鄉一樣，對俺們那股親熱勁兒可強哩。有時，真會叫人忘了現在俺們是在朝鮮哩。』

馬友富也向周圍望了一下，撇着薄嘴唇皮說：

『朝鮮老鄉和咱們家鄉的老鄉一樣，可是這地方的山比咱們黑龍江多。』

『不是聽人說，黑龍江有小興安嶺，抗日游擊隊還在山區裏和日本鬼子打游擊嗎？』
馬友富用溼毛巾擦着腳底板上的大水泡，說：

「在咱們家鄉北邊六七十里地，有山，山上有個抗日游擊隊長，名叫老曹勇，他是個共產黨員，直到「八一五」，他才領着游擊隊和蘇聯紅軍一起開到咱們南面的訥謨爾河來。咱們德都縣，都是一馬大平川，平川大得幾眼都瞭不到邊。」

他們回憶着故鄉的風光，談着談着，不覺都穿上了鞋，走到一叢剛開的野草花旁邊，坐下來。陳中全這才把話拉到正題上來：

「小馬，你對俺和王進山有什麼意見，儘管往外拿，裝在肚子裏刺刺嚙嚙的，不但自己不痛快，也折騰俺們組的團結。」

馬友富捻着溼毛巾的角說：

「別的意見都沒有，就是看不慣王進山的「自由」勁兒，還有，他老在我臉前賣老味，光喊人家「小鬼」，我在屯裏，連區上來的同志，都規規正正地叫我「馬友富同志」哩！」

陳中全隨手摘了朵野花，放在鼻子上聞了聞，說：

「這花倒怪香呢。——是嘛，隊伍上的同志哪一個也是大人，小孩子怎麼能打仗呢！以後不讓別人叫你「小鬼」就是了。你看不得王進山的缺點，這個是對的，青年團員嘛，就要有鬥爭性；不過，提意見的態度應該是處處爲別人好，而不是把別人打得抬不起頭來；話不能說得像塊三角的石頭，叫人吞吞不下，嚙嚙不進，哽在喉嚨眼裏。同時呢，王進山有長處，俺

們也得學，不能光看到他的短處。」

馬友富聽着組長的話，覺着自己也有不是，講話態度太硬梆。他低着頭說：

「我沒能起到青年團員的作用，我有錯我能向王進山檢討。」

陳中全見馬友富的思想拐了過來，就讓他留在這裏玩一會兒，自己再去和王進山個別談談。

王進山見組長和馬友富洗腳去了，一人倚在石壁上乾抽煙，光生悶氣：「你要和我比脾氣，真是拿雞蛋來和石頭碰哩！」正在咕嚕着，抬頭一看，組長來到跟前了。組長帶笑說：

「王進山，你不洗洗腳嗎？」

「我這雙牛蹄子，一年不洗也就誤不了跑路。」王進山的聲氣還是不平靜。

陳中全挨近王進山坐下來，本不想抽煙，但爲了使談話的氣氛變好些（王進山挺喜歡別人和他一道抽煙），也捲了支煙吸着，說：

「你對俺有啥意見？」

王進山把煙屁股一丟丈把遠，還是直槓槓地說：

「對你沒意見，你是個老同志，又是組長，應該管教我，我應該向你學習，可是，「小鬼」他哪天也找我的岔子，我倒要到戰場上和他比比哩！」

陳中全把馬友富的話說了一遍。

『不要他向我檢討，』王進山一口接過來說，『以後叫他少找我幾個岔子，我半點意見也沒有。』

陳中全看看王進山軟了下來，心裏輕鬆了許多，趁熱打鐵的說：

『王進山你打仗硬，工作下勁，不怕苦；就是一宗，老是改不過來。』

王進山一聽組長給他說了一串優點，心裏着實有些快活，心裏一快活，也就樂意承認自己的缺點了：

『我知道，我有散漫性，可就是沒法子改，你看我小時候就是這樣慣了的，誰也管不住我，雖說舊社會壓迫我吧，可是我肚子下面長着兩條腿呢，跑到哪裏找不到一個糠窩窩吃！』

陳中全見王進山的臉已完全平靜了，就趁勢說：

『馬友富的態度不大好，但他的用意是好的，不能說他找你的岔子。你想想，要是俺們這麼多志願軍，都和你在家時那樣愛怎麼樣就怎麼樣，那怎麼行？隊伍要和美國鬼子打仗，結果有的人去玩了，有的人亂跑，有的人坐着不走，這還能打什麼仗？老話說得好：「綫綫雖細，搓在一起黃牛也拉不斷。」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團結起來力量大。隊伍上的紀律，也就

是爲了把俺們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，去打擊敵人。」

陳中全的話王進山沒全聽進去，他祇記住了那句老話，反覆地想着。

二

一到傍晚，敵機就沒了能耐，只是瞎子點燈——白費油地在空中乾嚎。隱蔽在萬山叢中的志願軍，浩浩蕩蕩地出動了。

這時，天暗糊糊的，要黑不黑。陳中全所在的第四連，一路縱隊踏着山邊的小道，悄悄地向南運動。馬友富跟着王進山，王進山跟着陳中全，陳中全前面便是班、排、連長了。

連長徐鳳林，身段矮胖，看上去動作不太靈便，可是走起路來却真是名副其實的「飛毛腿」。他走一段路回頭看看，走一段路回頭看看，生怕後面掉隊。但在這時節，還有誰肯掉隊，戰鬥嘛，即使拉一兩步距離也覺着不光彩。

陳中全邊邁大步邊思摸着今晚上的情形。他和別的戰士一樣，當新的戰役的全部祕密還在高級指揮員頭腦中裝着的時候，他很愛估計估計敵我雙方的情況。他能從整個戰綫一直估計到他面前的那個山頭。可是，當時有許多重要而複雜的事件真相，到底不是像陳中全

這樣一個普通的戰士所能估計到的。

當時，侵略軍三個軍團和李偽軍兩個軍團，全綫展開，自一九五一年一月下旬起，向我軍進行了歷時三個月之久的『殺傷戰』，並氣勢逼人地繼續向元山、金化、平壤方向推進。我軍爲粉碎敵人的攻勢，在北漢江兩岸和開城附近，伸出了三個巨大的拳頭。

北漢江西岸的我軍的任務，是打擊侵略軍第九軍團。陳中全所在的這個軍的全部兵力，都投到美軍第二十四師身上。

營長高征山，接受了團長的命令，要在當夜奪取美二十四師的一個陣地——八三四高地。高征山把突破八三四高地的任務交給了徐鳳林和他的四連。

突破地勢陡險的八三四高地，是困難的。據守在這個高地上的，是美軍第二十四師獨立第五團的一個加強連，附屬有重迫擊砲、無後座力砲、高射平射兩用的機槍，還有四五具火藥噴射器。這個連隊是由美軍柯里少校指揮的。美二十四師師長布萊恩，在傍晚時分電示柯里：八三四高地是向金化推進繼而全部佔領『蜂腰地帶』的立腳點，夜間一定要嚴加守備。

夜九點多鐘，四連登上了我軍前沿陣地的山腰。這是一座在運動防禦中殲敵五百餘人的英雄陣地。敵人吃了這座陣地的大虧，就不分晝夜地用火力報復。砲彈把這座陣地轟得

黑咕嚕咚，辨不清東南西北。山上的枯樹枝、枯樹葉，叫汽油彈燒成無數條火龍，火光映紅了半壁天。戰士們從火龍旁邊通過，臉烤得發燙，渾身淌汗，鼻子嗆得光想咳。一個個巍巍的身影，投映在另一邊的山坡上。

忽然，頭頂上啪啪響了幾聲，乍一聽人們以為是『空中炸』哩，都就地臥下了，睜眼一看，哪是『空中炸』，却是三五把小傘，晃悠悠地懸在半空，小傘下面繫着燈盞，活像發光的鈴鐺。人們沒介意它，借着它的光，走得更快了。

剛邁上山峯，東南方向摔過來一排子砲彈。數十數百個彈片發着撕裂空氣的嘯聲。被掀起來的潮溼的枯樹葉、碎泥石，拌和在一起，往四下裏飛。馬友富伏在地上，只覺得頸項上着了個大傢伙，他吃了一驚，心想：『這下子重彩是掛定了！』伸手一摸，哪知是塊大泥巴，他生氣地把它扔在一邊，心裏突然害怕起來。要是這不是塊大泥巴，他怎樣了呢？要是再來幾陣子砲彈，落在他腳邊，他又怎樣了呢？越想越不對勁。他真想走到組長跟前去，和組長肩挨肩走，興許要沉着些。可是仔細一想，他不能走到組長跟前去，雖說離組長只有十來步遠。他想到，組長在戰鬥前講過多少遍的那句話：『戰鬥上最重要的是服從命令聽指揮，那怕上級叫你臥在刀山上，也得臥。誰做不到這點，誰就不配做戰士。』其次呢，他想到，他走到組長跟前去，叫王進山見了，不叫他笑話嗎？

陳中全見敵人的砲打得緊，忙回頭看了看，只見一高一矮的兩個組員，按照戰鬥要求拉着距離，緊跟在他後面，他寬心了些。但他還是放不下心，就怕馬友富出岔子；王進山是打過長津湖戰役的，見過大場面，三砲五砲慌不了手脚；只要把馬友富帶好，一個組就不會出問題了。他回過頭，湊在王進山耳朵上說：

『叫馬友富跟着俺走，你跟着他走，你倆調一個位置。』

高個子王進山彎下腰，緊了緊槍皮帶，也湊在陳中全的耳朵旁，逼着嗓門說：

『不是走得滿好嗎？換位置幹啥？』

陳中全一聽王進山說得嘎嘎響，心裏真想狠狠地批評他，但他一想王進山是天生的大嗓門，也就原諒了他，仍然心平氣和地說：

『你叫他上來，你比他有經驗，離俺遠一點沒關係。』

王進山一聽組長的話，覺得組長把他當老同志看待，心裏挺高興，但也像加重了肩頭上的責任了。他把組長的命令傳給了馬友富。馬友富連蹦帶跳地走了上來，小聲說：

『組長，我來啦。』說話的聲氣不知有多親切。這個當豬倌出身的青年小伙子，這時覺得陳中全是個巨人，有陳中全，他不怕天坍。

『不要靠俺這麼近，稍離遠一些。』陳中全的話中充滿着同志的關切的愛。